



复旦的根脉和魂脉

在邯郸校区登辉环路的西侧，坐落着一片老建筑群，它们的拔地而起标志着复旦结束了长达17年的颠沛流离。它们是邯郸校区的发源之地，也是复旦的根脉和魂脉所在。

其中，200号楼“简公堂”是这片发源地上最先落成的建筑，得名于捐资人——简照南兄弟。悠悠百年，它以一砖一瓦细诉着复旦人自立自强的峥嵘岁月。

寻找一片独立教学地

1912年前的复旦，基础未奠、尤缺资金，一度被迫解散，最后辗转腾挪迁入徐家汇李公祠（即李鸿章祠堂）开展教学活动。此时的复旦公学职员与教员加起来17人，李公祠作为办学地点十分合适。

1917年，复旦公学“添办大学正科”（大学部），开设文、理、商三科以及预科和中学部，升格为私立复旦大学。随着校制改变，学生人数和办学规模不断扩大，原本风景清绝的李公祠渐渐逼仄乃至不敷使用。

面对空间狭小、资源匮乏的双重困境，加之李公祠租期快到，李鸿章后裔又屡兴词讼，想把复旦逐出李公祠，主持校园事务的李登辉早有寻找一片独立教学地的想法。

买地需要银钱，“开支捉襟见肘、寅吃卯粮”、国内认捐又困难重重的境况，让李登辉不得不于1918年前往南洋，向各地华侨募捐。

次年，李登辉携带15万银元回国，在江湾陆续购地70余亩（今相辉堂、校史馆、子彬院一带的地块）。

柳暗终究现花明

有了可以兴建校舍的土地，但修建校舍的资金严重短缺。李登辉只得继续一头扎进筹备募捐事宜中。1919年《复旦年刊》刊载，当时建筑校舍费用预计为32万元，已募集8万元，距离预算之数远远不够（据统计，最后整体修建耗资50余万元）。

在国内募捐备遭冷遇，最终还是依靠同学与复旦校董的共同努力、自立自强。《复旦年刊》对此也有详细记录：“幸来学日众，生徒自九十增至四百，加收学费自百二十圆至百六十圆，藉以挹注。又经唐少川、王儒堂、聂云台诸君组织董事会，筹款补助，始赖以维持不坠。”民国以后，复旦能得以重振，除了加收学生学杂费维持日常开销外，主要靠董事会



的力量。章益校长说得最明晰：“吾校经费始终在困窘之中，凡有建设，必须仰给于社会人士之捐助”。其中，尤以董事会为重心，唐绍仪（字少川）又位望最尊。

据校长秘书季英伯记载，在唐绍仪的引荐下，李登辉成功聘请南洋烟草公司简照南、简玉阶兄弟和中南银行负责人黄奕住担任复旦董事，这成为李登辉募捐之路的重要转折点。

南洋兄弟烟草公司是彼时大名鼎鼎的“双喜”“飞马”牌香烟的生产者，是在与英美烟公司的拉锯战中成长起来的民族品牌。简氏兄弟二人奉行“取之社会，用之社会”之道，曾捐款为各大学建造校舍，资助中国学生留美等，尤重兴学育才。在李登辉的争取下，简氏兄弟成为了新校址校舍建设资金的重要捐赠人。

邯郸校区在这里发源

1920年7月1日，在复旦大学毕业典礼上，李登辉向全校师生报告募捐建筑校舍成绩，南洋兄弟烟草公司认捐4万余元，本校董事会及学生募捐得6万余元。

12月18日，复旦正式在江湾新购得的土地上举行新校舍奠基典礼。宽阔的相辉草坪上搭建起临时主席台，校董王正廷主持大会，为筹款前后奔波的李登辉负责报告新校园的筹建过程，南洋烟草公司代表简实卿等近千人出席了典礼。

《申报》对此报道：“由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照南昆仲独捐巨款故进行益速”，“南洋兄弟烟草公司简实卿代表简照南行奠基石礼（简氏为独立捐助校舍一幢者）”。1921年的《复旦年刊》为表感谢，列出了捐资500元以上的捐赠者名单，分为国内、新加坡、爪哇三类。简照南兄弟位列国内捐赠之首，“简照南先生昆仲捐建简氏堂校舍一所，计洋四万七千元”。

1923年，热心公益事业的简照南去世，复旦在简公堂为其召开追悼大会，教务长李权时致辞：“公生平对于社会事业非常热心，本校亦蒙其惠，得日夕攻读于斯堂者亦公之热肠也。”

在得到资助后，简公堂的修筑立刻提上日程，并作为复旦最主要的教学楼投入使用，最多能供1000名学生同时上课。除了作

传授知识的用途，学校还会不时请名家来简公堂楼上的大教室中演讲，李大钊、鲁迅等人均在邀请之列，复旦剧社也以此为排练根据地。校友若鲁借刘禹锡的《陋室铭》，作了一篇简公堂铭，称赞简公堂的书香气，文曰：堂不在高，庄严则灵。层不在多，辉煌则名。惟兹课堂，几净窗明。草色侵塔绿，兰香入座清。教授多博士，往来尽学生。最宜讲西学，研中文。无尘市之嚣攘，与自然为比邻。遥瞻办公楼（奕住堂），近瞩挹翠亭。若鲁云：的确咋哈。

简公堂的建立不仅标志着复旦终于结束了17年漂泊无定借地办学的历史，更是复旦人面对窘境，也要排除万难、不断自立自强的写照。它所在的这片土地，是复旦永久落脚点，更是所有复旦人的精神源头。简公堂之后，奕住堂、第一学生宿舍等陆续拔地而起，勾勒出邯郸校区最初的形象。

有了独立校园，复旦得以步入快速发展期，短短的十余年间，学生人数即增加了四倍。

如今经过重建，简公堂又重回了旧日“巍峨黄金镇江湾，影影宫墙绿树间”的模样，屹立在校园中，回眸凝视复旦人一同创造的光荣历史。

沈芸星（2023级中文系硕士生）

相辉纵论

传承与差异

近现代哪怕是没被写入教科书的优秀中医药大家也是灿若星辰。相比那些遥远年代的医家，他们给我们带来了更真切的中医药文化自信，他们的名字理应在被记住，他们学医成才的历程也理应被后来者学习、借鉴和参考。

我们不仅应直接研习中医经典，也应重视近现代医家在传承经典和临证过程中的思考与实践，他们较之后来者在时间上更接近中医经典；而较之中医经典的产生环境与表述方法，他们又与后学更为接近。中医界有对中医药典籍进行注疏和发挥的传统，这些注疏和发挥所具有的时代化特点让后来者得以一窥作者所处的“时代的条件”和思考方法。

大山里唱起美妙的歌

“仰望那片，蔚蓝的天空，心儿自由自在地飞翔；翻过那座山，趟过那条河，我的梦想已起航。”4月的一天，我在向荣中学两河口校区走廊上听见孩子们在排练合唱比赛，阵阵歌声从教室窗口飘出，随着山间的风越飞越远。这里的阳光依旧毫不吝惜地洒下，一抬头便是层层叠叠的山、湛蓝的天和自在的云，这时我深切感受到自己已经融入进这里，成为了两河口的一部分。

2022年8月21日，我又来到凉山这片土地。这是我第3次来到这里，2017年起与凉山结下的缘分终于在这一时刻能够用一年时间续上。我很喜欢在教学楼的走廊上往外看，一年四季、

到了近世，随着部分现代医学和生命科学技术的观念、方法逐渐被吸收至中医药理论书籍的编写，这些时代化的思维和知识的融入保持了中医经典著作的长久魅力。一如树木之年轮，既有处于中心的经典著作，也有经典著作在历史长河中泛起的圈圈涟漪。学术怕的不是争鸣，而是无人问津。因为对于一个学科而言，在争鸣中可以取长补短，而无人问津的结果可能只有悄然离场，而且有很大可能这个离场连最后的告别都不会有。

当然，我们也要正视可能存在的中医学术源头与后世中医发展之间的差异性问题，所谓“法古不泥乎古，宜今不循乎今。”

高振（附属华山医院中西医结合科医生）

从早到晚，群山间都有不同的景色变换。在大凉山每天与大山的深度接触让我慢慢感受到来自大山的生命活力。大山见证着这群小娃娃的成长、这所学校的变化，也见证着彝族人民的奋斗。山外对大凉山总有一些刻板印象，其实只有真正来到这里、生活在这里，才会认识到这一个鲜活而有趣的个体。

离开两河口的那天下了小雨，我拉着行李箱走出学校，百感交集。走的前一天娃娃给我唱我教他们的《我爱你中国》。回过头来看，原来已经走了这么远，在凉山的日子，成为了一首美丽的歌儿。

陈灏奕（新闻学院2023级研究生）

小满：小得盈满胜万全

尽枇杷一树金。圆润艳丽的枇杷十分入画。据说吴昌硕画枇杷果时常一笔圈成，趁纸未干时画上墨点，枇杷顿时有汁水淋漓的质感。白石老人也喜欢画枇杷。上海博物馆里藏有虚谷的《枇杷图》，画面上数枝交错挺立的枇杷，画家用的是空荡荡的背景正是虚谷一贯冷峭清奇的风格。

小满节气民俗主要有“小满动三车”、祭车神、抢水、祈蚕节、食野菜等。“三车”指的是水车、油车和丝车。“三神”则对应水车车神、油车车神和丝车车神。祭车神是一些农村地区古老的小满习俗。《清嘉录》中记载：“小满乍来，蚕妇煮茧，治车纍丝，昼夜操作”。古时小满节气时新丝行将

上市，丝市转旺在即，祈蚕节寄托了蚕农和丝商满怀的期望。

食野菜也是小满的风俗。苦菜清热去火，是中国人最早食用的野菜之一。唐代的刘长卿就曾在题为《小满》的诗里写过“时人但只餐中饱，莫忘旧时苦菜黄”。

小满之后并无对应的大满。中国人信奉“满则溢，盈则亏”，凡事盼小成而不求大全。我喜欢“小满”这个蕴含着哲思的名字，享受过程，小满足矣。

戴蓉（国际文化交流学院教师）

诗苑卿云

小满

桐花落尽麦秋天，
日看农忙夜枕烟。
欲满还休得小有，
谦怀细雨祷蚕眠。
朱永超（2019年国学院班）

副刊投稿邮箱：Fudan_media@fudan.edu.cn